



社會小說

六集

繪圖  
最近女界現形記

南浦蕙珠女士著

上海新小說社印行

# 女界現形記

編輯者 南浦慧珠女士

校字者 春江香夢詞人

## 六集目次

### 第一回

分司署手足談心

長春店奴才嚙語

### 第二回

細談往事歷歷如生

描寫芳情栩栩欲活

### 第三回

驕淫女子長夜演新聞

頑鋼官紳片言釀巨案

### 第四回

桃花會摧殘旌節

吳大姑氣死爺娘

# 女界現形記六集

編輯者 南浦慧珠女士

校字者 春江香夢詞人

## 第一回 分司署手足談心 長春店奴才囑語

案前集正說到趙印月的歷史。將快要做姑子的時代了。但是案着南浦銷魂客日記冊上。印月做姑子。却是福天星的主意。於今福天星還在宜昌。直要福天星從宜昌入川。由川入陝。再到漢口。方能得接着這個綫頭。只得且把趙印月案下。再把福天星提出來。慢慢兒的說列位細細兒的聽呢。却說福天星與潘品玉別了。回來兩三日沒有事兒。一日默然的想道。若是要待三伯伯的回信到來。再走。不知要多少日子呢。這裏又沒有好玩的地方。只有大新姑。差不多還可以消個遣兒。坎坎的又送給品玉了。品玉雖然走了。到底品玉分上不便再去胡調。那個柳大娘不知端的。昨兒忽然無影無踪。

了。仔細算來。三伯伯必然歡喜非常。決無再鬧別的亂子出來哩。衣雲的事。也算完了。假如真的。有出於意外的事。橫豎回來。這裏必由之路。再做計較罷。（回來却不從宜昌經過。真所謂凡事豈能逆料。）主意定了。便叫福壽把行李收拾了。預備明兒趁着上水輪船。進川去。福壽答應着。自去料理不提。天星便去和衣雲說明緣故。衣雲知不可留。便道。老弟是歡喜玩的。這裏去輪船。只能到重慶。再上去。是不能了。重慶地方。又是個好玩的。所在。只怕比着漢口。還要鬧熱一點子呢。現今重慶府知府全太守。原是我的舊居停。他前兒在漢陽。辦釐差的當兒。我帮他辦文案。這全太守。有兩個兒子。老弟只怕倒狠合得來。這還罷了。只是全太守的一位女公子。讓我算。今年多少年歲了。說着。掄着道。當時間。恰恰十九歲。於是第七年了。該是二十六歲哩。天星竟聽得出神。嬉着嘴。聽衣雲說。是二十六歲了。在別人呢。聽到二十

六歲的這幾個字就有點子乏味了。不高興了。唯有天星却狠合意。便道。全太守的女公子怎樣呢。衣雲笑道。竟是個不櫛進士。天星道。可惜可惜。衣雲道。可惜甚的呢。天星道。可惜不能見什麼一見。衣雲道。別着急。假如尋常的一位女公子。我提他做甚呢。因為你若到那裏去時。決定見的。到的文明的。了。不的天星搶過來道。別別說別的了。請你快給我寫一封信兒介紹介紹。光景今兒還來得及。兄弟竟沒工夫待到明兒哩。馬上動身重慶去哩。說時恰好底下人張上鐙來。衣雲大笑道。老弟你瞧瞧。這個什麼東西。天星倒呆了一呆道。這是鐙呀。難道還不識嗎。衣雲笑道。我原知到你鐙兒呢。光景也識了的。只怕爲什麼要點他還沒知到呢。天星聽了。禁不住自己也失笑起來。勉強道。我認是重慶去的輪船。是晚上開的。你沒教給我上水輪船。早上開的。哇。衣雲道。罷呀。罷呀。你的嘴着實利的狠哩。既是明兒要動身了。今兒

晚上我們喝幾盅兒酒。狠狠的談一會兒。天星應允。於是衣雲揀着天星歡喜吃的東西。備了好些。須臾調放桌子。安排停整。衣雲和天星。一面兒喝着。一面兒談着。天星想起衣雲。沒人主持內政。并且還沒兒子。終竟不了的事。因道。嫂子沒了已多年了。哥哥怎地不續娶一位嫂子呢。衣雲黯然道。咳。以前的事。曾經統說給你聽了。你想嫂子。受了一輩子苦。我坎坎兒的稍微衣食周全了一點子。你想嫂子。已是沒了。我所以決計把續娶的念頭。打斷了。天星忙接過來道。不是這麼着說的。哥哥還沒姪兒呀。可知道。不孝有三。無後爲大呢。衣雲沉吟不語。天星又道。而且於今。更不比頭裏哩。何也呢。頭裏似乎家庭間有點兒不是這樣了。其實也終不是這麼着的說法呢。而況於今。是料的定。三伯伯接到兄弟的信。只怕他老人家。還強健的要不的高興起來。竟會來瞧瞧呢。（果然說着）衣雲道。再做商量也罷。於是談了一回。既

醉且飽。天星便辭了衣雲。且說這會子。就別過了。明兒別送罷。兄弟最不歡喜。就是這一點子的麻煩。衣雲素知天星脾氣。便道。如此也好。千萬明兒回來的時節。在這裏狠玩幾天。天星應允。就回到長春旅館。福壽已收拾慰貼。其時已差不多。三更天了。福壽便把被襟展開了。侍候天星睡下。天星道。你儘去睡罷。明兒早一點子起來。預備動身。別耽誤了。福壽答應着。自去安睡不提。天星無端的心神不定。坐也不是。睡又不成。心裏自覺作怪。沒法子。只得在房裏頭。盤桓不已。忽聽得福壽在睡夢中作鬻語道。白姑娘。你怎也到這裏來哩。可惜。可惜。我們爺明兒預備着動身去哩。稍微停了一停。有道重慶重慶。又頓了一頓道。素妹妹。素妹妹。怎地沒來。沒來。就乏味了。於是寂然。天星聽着福壽的夢話。陡的想起了白璧。愈覺神魂不定。心旌搖搖。正在沒法奈何的當兒。忽聽着福壽在夢中大哭起來。只哭着白姑娘。可憐。哇。白姑

娘可憐。哇。又罵道。爺。你真不是人。哩。白姑娘。虧待了你。什麼來。哇。你。你。你。竟會殺他的。你。你。你。這狠心的賊。一疊連聲。罵了五七遍。狠心的賊。好好。好。索性把我和素妹妹。兩口兒。一并兒。也殺了。罷。鬧了一陣。呼呼的。睡的。泥。似的。了。天星聽了。目定口呆。好一會。鼻息都沒出入。又是好一會。福壽却醒過來了。模糊間。仿佛一個人。站着他的床面前。睜眼一瞧。却是天星。仿佛木頭似的。筆直的。站着。大爲詫異。因一骨彘。抓起身來。道。爺。怎地還沒睡呢。喚了五七聲。天星纔醒過來。道。你在那裏做夢嗎。福壽道。沒有呀。天星點了兩點頭。忽地噯的一聲。也沒解衣脫履。倒在床上。福壽狠是駭怪。天星舉動失常。恐怕害着什麼冤祟。因跳下床來。聲喚道。爺。什麼着。怎地不好好兒的睡。可有那麼的不舒服嗎。天星道。沒有什麼。就不過心裏煩煩的。要。不。的。你。儘睡罷。我身子是很好呢。福壽瞧着天星。神志清醒。並沒什麼病。心就安了。因



向茶壺上摸了一摸。茶還沒冷。恰好溫和。就斟了一小杯茶。遞給天星。天星接來。喝了。福壽道。爺脫了衣服睡罷。明兒上水輪船。是很早的。探聽的實在了的。大約終在九點鐘前。到了。不過半小時。就要開的。這會子。差不多已三點鐘哩。快睡罷。天星沉吟道。明兒姑且別動身。後兒再說罷。（奇橫之至。）福壽聽着天星。忽地說出這麼着的一句話來。摸不着頭腦。（其實不是福壽摸不着頭腦。只算天星摸不着頭腦也。然而讀者却已摸着頭腦哩。）做聲不得。只光着眼瞧着天星的臉。天星笑道。這個沒有什麼作怪呀。高興動身。就馬上動身。不高興動身。就停會兒動身。尋常的。狠的事。再不然。索性停着他一年十年一百年。動身還不算奇。福壽聽着頭裏的幾句話說。却還近情。忽地又接上一句。索性一百年不動身。這話豈不是瘋話嗎。再不然。三歲的孩子話哩。却又慌起來了。道。爺到底身上安好呢。還是有點兒不愉快。天

星笑道：「你又呆了。人家好好的，偏要疑人家害病似的。你還是睡你的覺罷。你竟別慌疑，是害着什麼魔祟了哩。到底好好的人，要是生病，也沒這麼容易哇。福壽沒的說，只得姑且自去，假意睡着。一會兒，只聽得天星呼呼的睡熟了。福壽又起來，替天星把一條薄棉被，蓋端整在身上。沒一會子，天已大亮，只得起來，把行李整頓停妥，輪船票子，倒不敢先買。到底不知動身也不動身，着實有點兒捉摸不住。轉瞬已將快八點鐘了。旅館裏的帳房先生，曉得福二老爺，今兒動身，重慶去，怎地一點子沒聲息，只怕耽誤了，便進來打探。只見福壽行李，却收拾的完備了。一個兒手支着頭，呆在那裏。帳房先生瞧着詫異，輕輕的喚道：「壽哥，壽哥，福壽見是帳房先生，忙站起來，陪笑道：「裏面來坐呀。帳房先生沒口子的說，不敢不敢。請壽哥的示。」（極寫勢利。噫，不過巡檢之族弟耳。已如此尊重，在朝廷固不甚愛惜之官，官勢民情，閥隔如

是則立憲程度。雖九十年九百年。烏得及哉。九年云何哉。或曰。此小說家寓言。過甚耳。不足爲據。若然。則銷魂客日記冊子。具在。章章可考已。今兒二老爺榮行。輪船立刻就到哩。福壽着實躊躇。到底今兒不知動身也不動身。帳房先生道。敢是改了榮行的日子了嗎。福壽道。只是沒有改呢。所爲難呀。帳房先生心裏狠是好笑。沒改日子。自然是今兒要動身的了。有什麼爲難不爲難。雖是這麼着的想。却又不肯多說。只得答應了幾個是。恰好只聽得輪船上的氣笛。嗚嗚一陣的亂響。接着便是許多人聲嘈雜起來。帳房先生便道。壽哥聽呢。輪船不是已到了嗎。要動身時。須要趕快哩。不然來不及了。福壽也知再耽擱些時兒。今兒就動身不成了。於是走到天星床的床面前。輕輕的喚了兩聲爺。天星模模糊糊的道。做什麼。福壽道。輪船已到了。要動身時。須得幹快哩。不然來不及了。天星聽說。但坐起來。沉吟一會道。既是忒局。

促了。就明兒也罷。福壽答應着。交代帳房先生道。明兒動身了。帳房先生連連答應了幾個。是便退出來。交代廚房裏。二老爺。明兒動身了。飯菜還須預備着。這是巡檢大老爺的威勢。豈敢把二老爺怠慢了。呢。且說天星呆呆的在床上坐了一會。福壽端整了臉水。天星洗了臉。福壽道。吃些什麼點心。天星想了一想道。還是叫廚房裏。做幾件水餃子罷。蝦仁餡的。福壽便去廚房中說了。厨子連忙丟過別的營生。忙着給天星做水餃子。揀了好些最大的。蝦擠出仁來。做的狠是。小巧玲瓏。使出平生的能耐。要博天星歡喜。說一個好字。極寫奉承。表而觀之。似是閒文。體而察之。固言中有物也。讀者勿以尋常說部而忽焉。須臾做的完備。盛着粉定官窰的碗兒。託着金漆盤兒。厨子槍了一件青布大衫。把綆子放下。掙的光而且直了。讀之令人失笑。一端到天星房裏。福壽接了。天星却最是謙和。便含笑道。大司務難爲哩。厨

子忙屈一膝。含着一臉子的春風道。這是小的們。應分伺候二老爺的。天星一面吃着。一面說道。大司務。我聽人家說。這裏有個留園。最是好。玩的。所在。不知在那裏。從這裏去。有多少路。遠也不遠。厨子道。留園這裏去。却不甚麼遠。不過一里路。多點子。二里路。是不到的。從這裏去。最容易走的路。只消依着堤上走。就是了。那裏有座塔的。走過了塔。不過一點點路了。就是電報局。那電報局。就是留園的後門。就從圍牆邊兜過去。就是了。天星道。噯。就在電報局那裏。電報局裏我去過的。只是不知到。留園就在那裏邊。所以錯過。了。沒去玩一下子。說時天星水餃子已吃完了。厨子收過了碗兒。又道。二老爺要玩留園時。可要分付帳房裏。轎兒伺候着。天星道。也好。就難爲你向帳房先生說一聲。吃過午飯。就去呢。厨子沒口子的答應着。瞧着天星沒的說了。便斜簽着身退了。出來。恰遇帳房先生走來。厨子便仔細交代了。且說大

凡越是有身分的老爺們。越是客氣。最可笑的那一般假老爺。儘會拏腔做勢。呼么喝六。假如說穿了。只怕我們當厨子的。比他們身家清白些。身分高貴着多呢。就是福二老爺。何等身分。終是謙和的狠。說起話來。大司務長。大司務短。不是難爲你。便是有勞哩。在這裏住着。差不多也有十來天了。何曾聽着他罵過一聲混帳。王八羔子的調調兒。哇。帳房先生笑道。你也居然明白這種道理。而且我還有個比方。說給你聽。譬如一個極富的富翁。他臉子上。決不放上有錢的模兒。樣兒的。假如一個沒錢的窮漢。偶然積蓄了幾串錢。就一臉子裝着富翁調調兒來哩。直似天底下。地上。頭沒一個人。和他再有錢的人哩。（見道之言）厨子道。對着對着。這比方。着實說的不差。說罷。各自去幹各自的營生了。且說天星。那麼的忽然說起留園來呢。却是柳大奶奶。前兒曾經說過。這留園的主人。是個寡婦。年紀兒約有三十六七歲。狠是

風雅。天星聽了。先是高興。柳大奶奶又說。我一時頭裏說是說了這麼着的一句話。恐怕你不安分。又要去胡鬧了。假如和我有情的。就別去留園。不然。却沒限止你的權力。只是我自己懊悔自己沒眼珠。把身子白白的吃浪蕩兒糟撻了。還有臉嗎。活在世上說着嗚嗚的哭起來了。（補前文所未有。柳大奶奶的交涉。於是夫明白柳大奶奶的局。於是夫給筆力如椽。）天星忙陪笑道。詫異嗎。難道我就會愛上了。留園的女主人嗎。我和他蒼不相識。你就酸了。柳大奶奶道。你自己說的大凡女人。過了三十歲。別論他美不美。終是好的人家。說少年無醜婦。你偏說女人老了。必定美的。當時天星對柳大奶奶說。這話就不對了。假如七八十歲的龍鍾老嫗。難道也去當他是個美人嗎。說笑一會。到底天星發誓不去留園。將就完給這。却是女人放酸放的極。詫異的事。因此天星却把留園放過一邊。及至柳大奶奶不別而行。（閃躍

之乎讀者試猜柳大奶奶的局到底給也不會不妨先透個信息從天星的  
一方面却是給了在別的一方面正有好多的事呢慢慢的瞧罷案着日子  
不過離着十來天案着章回也有十來卷呢）之後就有玩留園之意只是  
別的事多忙就拖沓下來一會兒竟忘了綜之事有前定只爲福壽的夢話  
阻了天星的行期既阻行期就生出事來了無端的吃着水餃子想起留園  
問了厨子便知路途很近樂得去玩他一下瞧瞧這女人到底是那麼着的  
風雅主意一決恨不得立馬就去於是催着厨子開飯一時飯罷轎兒已端  
整慰貼盤算一會叫福壽別跟着一塊兒去福壽就樂得和帳房先生談天  
帳房先生終規破鈔買着酒兒果兒結交福壽把不的在天星面前說句兒  
好話萬一如天之幸天星偶然在衣雲面前也說句兒好話只消巡檢老爺  
存一點兒歡喜的心前途的便宜豈有限量（極寫這種情狀一而再再而



三不厭其煩甯犯其複。此何故耶。讀者勿滅作者苦心。豈僅曰善讀書而已耶。且說天星換了一套血牙色。內造一枝梅潮縐的銀鼠袍兒。這時兒雖是應當穿銀鼠的時令。其實天氣溫和不過。所以就穿上一件墨灰色。瓦當文漳絨的褂兒。這一套衣服。狠是雅談之中。含着華麗。并且又繫着一根藕色的腰帶子。更覺的嬌媚非常。別說面如冠玉。就瞧着這點子裝飾。已有趣了。那怕天星是個麻子。只消不是黑爛的麻皮。也就不討厭這幾點俏麻了。這裏天星坐着轎兒。向留園一路上去。那三個轎夫。也要討天星的歡喜。所以奔的飛快。說的過分點兒。我們上海的電車。只見轎兒朝前去了。那電車就落後去哩。一剎那頃。轎兒放平。天星就出得轎來。却是一座大牆門。却有清水石琢。四個大字。天星瞧是。

## 延陵世家